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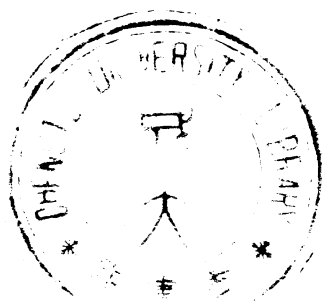
蜜柑

沈從文著



普 文 雜 本

州 童



版 出 店 書 日 新

目錄

初八那日

晨

早餐

蜜柑

乾生的愛

看愛人去

草繩

獵野豬的故事

初八那日

初八，按照曆書上的推算，是個好日子，又值星期日，各處全放假，電影場，換過新片子，公園各樣花都開得正熱鬧，天氣又好，許多人都乘到這日來接親。

溝沿的路警，兩點鐘一換班，每一個值班警察就都可以見到一隊音樂隊過身。就是坐在家裏的老太們，也能時時聽到遠遠的悠悠的喇叭鼓樂聲。

「四老，今天是初八——？」

在鑿鑿巷東口的坪壩內的鋸木人，名叫七老的，他仰起頭來同那像是站在他頭上的鋸木人說話，又得意的微微笑。這時有一隊

音樂隊，大約引導着一輛花花綠綠的禮車，就正才從巷口河沿上過去。

「不，是初七。」

「是春八。」七老原是有別裏事情在心的。

「初七初八，爭這一天幹嗎？回頭看歷書就知道了。」

「是初八，我算到！」其實歷書早已翻過了。

兩個人，你拖過來我拖過去的反復又反復，不計其次數，一株大的方的黃松木，便爲一些小小鋸齒嚙了一道縫，木的粉，落在地上一大堆，七老頭上肩上全都是，這時若有一個人，把這情形繪成一張畫，就好了。

今天的確是初八，七老沒有錯，四老是錯了。但日子還東西，在一個工人面前，也許始終就不會能夠像那學生對此有甚意思



吧。學生是萬萬不能對於放假一類事輕輕放過的。尤其是那愛看真光一毛錢的電影的中學生。至於如同七老一類人，七也是鋸木，八也是鋸木，即或就九就十也仍然是拖鋸子，大坪壩內成堆的木料，橫順都得斜斜的擱起，兩個人來慢慢鋸成薄板子，所不同的只是一個半日在上頭俯着拖，一個半日在下頭仰着拖，真的管日子去幹嗎？

不過倘若今天當真是初八，七老在下頭，仰面拖鋸子，要比平常日子更有勁一點，這是四老沒有知道的。

七老暫時也不說。

七老笑，又來故意問四老日子，這是有用意。四老料不到這着棋，故說七呀八呀全無干係的。其實干係太大了。七老見到四老強說是初七，還賭回翻歷書看，便不再作聲。七老心裏

是有把握的，歷書不待四老來說早已看過了。今天陰歷是四月初八，陽歷是五月八，全是八，一點不會錯。八，且是成雙的，今天就是七老家中爲七老約定同一個娘兒們成雙的日子，想着怎麼不令人發笑？

「四老，我說是初八，你不信麼？」他又說，又笑。因爲河沿那隊辦喜事的隊伍，進了巷口，從那大坪壩邊過到巷子西頭去。先是一個大個兒身子的指揮，接着就是四個一排的小孩，人數一共二十四，吹大小喇叭以及打鼓的，都全穿紅衣，戴起像大官的白纓子帽兒，銅器在太陽下返着光，走的是很慢。後面一部四馬拖拉的禮車，車的四圍全是花同五色綢。禮車後面又是兩部單馬車，幾個年青的娘們，穿同一衣服，臉兒紅紅的，坐到車中，端端正正像一個菩薩。

七老心想「別人不就正是因爲今天日子好，接嫁娘子進屋麼？」
四老是真夠得上說一個「蠢」字的。他就料想不到過身邊一隊
辦喜事的人，對於七老是有怎樣的意思。他也明知今天是初八，
却偏說初七。可是這時又聽到七老在說是初八，也就不再費神同
他脚卜人分辯了，兩人都規規矩矩停了工作，來看那隊伍的尾巴。
七老意思是要四老當到這時知道同到他在鋸木的夥計，也就有
着這樣一件喜事的！其實這不能全怪四老蠢，七老不先說，又不
露點風，四老又不是神仙，那裏想得到？

默一會，木頭的縫又深一點了。接親的隊伍，已經全過去，
所剩下的只有一些喇叭和鼓的聲音了。四老若有所感的重重放了
一口氣。

七老從這上頭看得出四老心思。

「四老，你還莫有老婆吧？」

「唔，老婆——」

「那你應當早找一個！」

「你看那娘兒們多有福！」四老把話頭扭到剛才花車中人去到，避開自己了。

七老年紀是整二十歲，四老則已有兩個七老年紀大，要命好，可以做七老一樣人的爸爸了。但拖了許多年鋸子的四老，爲鄉下老子嫂嫂姪兒們拖得快老了，老婆却還不能拖得個，所以七老談到這問題，四老就有點咀呢。

「老婆是應當有的，羅漢配觀音，成一對，才是話。」

「那你怎麼？」

這一下，可正抓到七老心中癢處了。不過他可不是一個沒有

把握的小子。他對這事願意人知道，又忍着。一個貌，每次捉到老鼠時，牠還故意把牠俘虜開釋去，慢會兒，又才來一撲，七老就像這樣子，當到這關頭，把話避開說到天氣上頭去。

「四老熱得很，我們脫衣服罷。」

天，的確是一天更比一天熱了，於是兩人都赤起膀子，四老的手幹，原是有毛的，像大腿一樣，真算是一個老手。七老則各樣都很嫩，臉皮也在內，心也在內，所以當那喇叭聲音消滅時，跟着來了一個磨刀人，舉起小銅號，只在巷口鳴得一下，就給七老一個驚。在京東五十里的苦水村，七老家中這時定親的「紅葉」一到門，也許就正伴着一對噴哪罷。

想到家中他就不再用力拖鋸子了。

七老，我說，你今天神氣特別個樣兒，莫非也是約定今天要

取媳婦罷？」

這在說話的四老，只是一句開心的俏話，誰知一掌打在七老心窩子。七老要忍也再不能去忍了。索性不拉鋸。兩個人，一個佷着首，無意的在笑，一個佷仰着有意紅的臉。

四老還以為笑話說傷了七老，脚一移，掃下一些木粉子，七老退後半步木粉就全落到地面了。

「七老，你是定了老婆嗎？」

「唔。」

「唔，取了不取？」

「不。」

「甚麼時候定的？」

「我問你今天是不是初八，你又說不是。」

「哈，我的天，是真嗎？」

待到七老結結巴巴證明就是今天定親時，四老嘆一聲，就跳下木頭了。

他問他，怎麼不去做喜事？他就說，這止是先定，家中告他不轉去也行。他又問他見過老婆沒有？說是見過的。

「要賀喜咧。」

於是，一個杏仁豆腐担子過身時，叫停着下來，兩人各吃了兩碗，賬則四老爭着匯，七老此時已爲同伴賀喜了。

吃了杏仁豆腐後，四老重復爬上木頭去，鋸齒就開始嚼着那株黃松木。

「七老，我這才想起你今天那拖鋸子有勁的源頭啦。」

七老就只笑。

「乘早接了吧。」

這建議，含有一點兒鼓動，一點兒煽惑，七老仍然只有笑。

動風了，四老七老兩人都把圍到腰間的衣服穿好。

天氣是真好。可是這幾日，算是北京城一個頂調皮的好天氣，要人耐。天越晴朗風也就越大。一到將近正午時，風就偷偷悄悄走來了。河沿上，成羣排對的楊柳樹，風一來時就像每株樹下都有一個有力氣的人，在那裏抱到樹身搖。電杆上鐵線，爲了風互相扭做一處又分開。屋角上，只聽到風打哨子的聲音。人家的狗全都躲到門後去避難。河沿的灰土，因爲風的搬運早已無踪無影了。此時一陣貼地旋風過去時，捲起的就全是些打人臉龐發痛的小石子。

七老頭上的木粉，同到地面的木粉，風一起，就全部颳去，新

的木粉還不能落地，也全爲風帶跑了。

「喇~~~~」在七老頭上，有一陣聲音。風大了，撼動七老頭上的木頭，這是無妨於專的。

「四老，你莫不給知會就連同木頭端到我身上，這不是玩的！」

「不怕的。」

以爲七老，是怕木頭打到他的頭上麼？不，七老原就只是在那說笑話。木頭下冊不是風能做主的。並且卽或有毛病，躲也來得及。七老心中太高興，就說著玩話，不打算這話在後來就準得賬的。

風太大了，四老要休息。四老於是坐到木頭上，取出嬰孩牌香煙來，用背當着風，擦洋火吸煙。七老一個人，用手膀子掛在

鋸把上，想將身體用方下垂把那鋸拉下一點，風，又是一陣。

「四老，你下來坐吧。」

若是四老跳下來，七老就可以同他再談一下關於老婆一類事，這於七老是有利益的。但失望。

四老不做聲，背風來取火，當風來吸煙，眼睛吹得閉成一條線。接着打了一個飽喉。適間吃下的杏仁豆腐在打飽喉時，一些薑花氣味重復就回到口中。四老想到一件事。

「七老，你那一天辦喜事，請我吃一杯酒是要緊！」

「四老，你也——」

「我也請你罷。我剛請你吃了杏仁豆腐！歇會兒，再來粽子包兒罷。」

「我說你討老婆哩。」

「婆娘婆娘，磨人大王，磨到三年，嘴尖毛長！」四老念這四字訣，四字訣的來源說不定就是孤老頭兒製造的。

七老也曾聽人念過這歌的，他不信，「沒有那話兒。」

「有那話兒的，」四老說。「七老，我看你把老婆討進屋，兩年功夫你就不會這樣標致了。」

「沒有那話的。」

「包準有，你要變雷公！」

變雷公，也許不是壞事罷。七老心想你四老就是正想變雷公也不能夠的。他知道在這事上四老是有點兒憤，才說變雷公的話，不由得暗自覺好笑。

「吱吱，喇~~~~~」

木頭是當真像有一點不穩當，又在叫了一聲了。

四老一跳就到地，兩個人，齊鉤着腰去檢察木下的撐柱。

「你移一下撐柱吧。」

七老如命移那小撐柱，用個小鎚子噹噹噹敲打着。槌子打木的聲音超出一片風的合奏曲以上，如同剛才娶親音樂隊的大鼓超出的大小喇叭聲音一個樣。

鄉下接親那是免不了要打鼓的，七老的鎚子。此時也就敲得特別重。

「噹噹噹●嘩喇~~~~~」

四老七老兩人一塊爬在地上了，大的四四方方的一段黃松木報仇似的按住了這兩人。沒有功夫走，沒有功夫喊，兩個人，就全爲突如其來的呆氣力打悶了。賴這風，把這木頭下冊的聲音吹到蹲在巷外的賣小玩意兒人耳邊去。

打死人了。風，做了主謀，嗾使木頭打死兩個鋸木工人了。警察在木柱旁已經站了一大堆看熱鬧的人時節，才擠進來約束幾個閒漢子，幫同搬那笨柱頭。七老大約正是仰着頭，木一下冊便就正正當當攔在胸脯上。四老只有一隻左大腿招殃。一些女人在那里估計兩人的命運，一些小孩吮着手指看把戲。七老手中還捏一個鎚，四老的煙則已跌在一旁熄滅了。

這一天將近天黑時，風還不止息。鱗鱗巷東口坪壩內，一個人不見，只有一匹大公狗，在那木柱旁邊低著頭，認嗅那從七老口中擠出的血和豆腐汁，初八這日就算完了事。

晨

這是嵐生先生同嵐生太太另一個故事。

說到故事，就似乎其中情節是應當怎樣奇怪，怎樣動人，怎樣濶巧，才算數似的。但這仍然是故事。要嵐生先生做出一點不平常的事來給我們開心，那無望。太平常了。譬如剪髮，我敢說你們中的太太當時就有不少是這樣：先是老爺太太都對這返俗尼姑模樣頭，加以不男不女的譏笑，到後老爺每天出外去，爲了這里那里無數的尼姑頭勾動了心思，同時生出一點無傷大雅的虛榮，于是回家便去同太太開兩頭會議，待到太太同意把髮來如法泡製時，你們倆便算站在文化水平線上的人了。雖然你不是財政部書記，

身體也不一定胖；也許你還是一個每日到國立大學講國文歷史音韻學的大教授，遇到這潮流，你能抵擋這潮流不爲所動麼？除了讓這潮流帶去，你是無法的。你除了做一個嵐生先生，讓年青的半舊式的太太趕快把髮剪去後，你來消受那儼然嶄新的愛情外，你當真是無法的。一個太太與時髦宣戰時，你將得到比沒有太太以上的苦惱，可不是麼？其實嵐生先生也不止一個，你們都是。我所說的你們就是你們。你們不拘誰一個，日常生活自然要比嵐生先生同嵐生太太合在一塊兒時來得更精彩，更熱鬧，但總不會與嵐生先生是兩樣。我的意思就是把平常的嵐生先生的生活來說一下，做一個參攷，好讓大家都從嵐生先生身上找出一點自己的像貌，無別意。

我當說自從嵐生先生要太太把髮剪成一個返俗尼姑模樣後，嵐生先生是在怎樣一種新的光輝誘惑中過的日子。這不是一件容易事。嵐生先生是簡直跌到一種又是驚異又是生疎的愛情恣肆中去了。單就表面說，我知道墨水胡同那條路，嵐生先生已是有過好久日子不走了。財政部，總務廳那本簽名簿，嵐生先生名字反而全是簽在一些科長秘書屁股後，這是近日才發生的事。煮飯本來不是一樁容易事，尤其是天冷，水快結了冰，在平日，嵐生先生為避這差事，「出門特別早，回家特別宴」，到如今，却慷慨引為自己的義務了。

在往日，遇假期，嵐生先生起床必得宴一點，這是成了例的一件事；這宴起，不是戀太太，只是一個胖子應有的脾氣。可是到近來，則已不俟假期也得沿例了。因了貪看太太新的蓬鬆不馴的

短頭髮，嵐生先生便抱了比要太太剪髮還大的決心，來忍受別的面面的損失。太太不忘到時間，一到九點鐘，就會催着老爺快起床，

「再歇一會兒，時間一過，又——」

嵐生先生總說：「我不要再靠到那一點特別獎，少用一點就有了。」

陪到太太并頭睡，比得部裏攷勤特獎還可貴，這是嵐生先生新發明的一件事。

太太呢？

太太方面可說不愜意事是全沒有的。有新的體面藏青色愛國呢旗袍子可穿，有嵐生先生爲淘米煮飯，只除了從老爺方面送來的

一些不可當的溫柔，給了自己許多紅臉機會外，真不應有些子懊惱了。

只是剪頭髮的事，不單是爲自己和自己老爺，也可說是爲他人。關於這一點，嵐生先生同太太意見一個樣：所不同的只是老爺覺得爲己七分爲人只三分，太太則恰恰正相反。在剪髮以後，若儘只藏躲到家裏，那是藏青色愛國呢旗袍子也不必縫了。太太對剪髮以後的希望是兩個中央——不是爲到中央公園去玩，又不是爲到中央戲院看電影，或者在嵐生先生提出剪髮意見後，即否決，也是意中事。

太太曾私自在心裏划算過：——

如果天氣好，當到嵐生先生放假日，太太在前老爺在後便可坐車到中央公園去玩要。一同吃那長美軒的肉包子。吃了包

子又喝茶。喝了茶又繞社稷壇打圈子。玩厭了，回頭就又是一個在前一個在後坐車轉到中央戲園去看「陸客」。在中央，樓上男女是同座，這一來，老爺便同太太坐在一塊兒，老爺穿禮服呢馬褂，太太穿新旗袍子。兩人都體面得同一個部長與部長太太：誰能知道一個是在財政部每月拿三十四塊錢月薪的師爺，另一個，如同女子閨範大學女學生的便是師爺娘呢？在前後左右，總有不少女學生吧，包廂內，說不定部裏廳長僉事參事科長秘書的太太小姐少奶奶就不少，這些身分尊貴的娘女們，頭髮不是也都剪得很短麼？身上所穿的衣服，不是有許多正同自己旗袍一個顏色麼？自己就讓別人看見也不會笑話，而且嵐生先生同事會……」

委實說，這是一點算不得壞的希望。倘若照到嵐生太太的

計畫，到那兩處中央去，一個是頭有黃光的小胖子老爺，一個是小白淨瓜子臉上披着烏青的一頭短髮衣衫如時的太太，誰能禁止誰去不猜想這是一個局長廳長帶起他在女子閨範大學念書的太太來逛的？動人羨企也是自然事。設若是爲嵐生先生的熟同事遇見，那就更有許多使嵐生先生受用的揶揄了。可是偏心的是天。當到嵐生太太遵照渡迷津的老神仙所看的日子把髮剪去那一日，是晴朗得同四月間一個樣。第二天，無變化。第三天，仍然極其適於到外面去玩。第四天，天既好，又是星期日，但旗袍子還不起。誰知待到嵐生先生到成衣處把衣取得時，一夜工夫天却翻臉了。應當落雪又不落，風則只是嗚嗚喇喇刮不止。路上沙子爲風吹起，大把大把的灑人，甚至嵐生先生每天上部裏辦事也得喫下許多灰。四天，五天，風還沒有休息的意思，這之間，遇到一次星

期，一次特別假，都不能外出，兩人都免不了有點悵悵。天晴落雨不是人做的，能怪誰？

七天，八天，風還不止，簡直是像有意同人在作對！

天不成人之美，太太不免要遇事借題發揮一下，不是怨飯煮得不好，就是說嵐生先生近來脾氣越變越壞了，夜間總不讓她好好的睡覺，日裏又特別戀床，辦公廳的事情也像可有可無的樣子。其實當到假期不得兩個人去玩，嵐生先生同樣也是消極的。不過嵐生先生是個男子漢，且還胖。我們從不曾聽見一個胖男子漢會對一樁小事情粘住到心上。凡固執到小事的人他絕不會胖。所以縱不能出門，并加上太太的悲憤，嵐生先生仍然還是煮飯做事都高興。

每一天早晨，嵐生先生太太醒了後，聽到風在外面院子裏

上打哨子，太太第一句話總是一「早知天氣要變就不必慌到剪這頭髮了」，老爺呢，照例拿「日子多哩」來熨平太太的不快。太太可不成。爲了逗太太歡喜，嵐生先生於是又把早上起來燃汽爐子燒洗臉水也歸在自己的賬上。在此時，我們才看得出嵐生先生真算一個好丈夫。

因爲風，反而給了嵐生先生許多幸福了。假日因風不出門，嵐生先生便鎮日陪伴着太太，無壓足的將太太側面正面新的姿態來欣賞。隨時又做了些只有一個新郎或一個情人在女人面前所做的事情，讓心爲太太在微曠的一度斜睇中來跳躍。每一天早晨，覺得已經把太太臥着的模樣看飽後，就開釋了太太，一同起床，好變更地位來到大玻璃窗下細細的觀察太太梳頭時肩上的全部。最使

嵐生先生神往的，是太太頭上那蓬蓬鬆鬆，蓬蓬鬆鬆之所以蓬蓬鬆鬆，這差不多全賴嵐生先生伴到太太在床上揉搓的結果。這是嵐生先生的創作。嵐生先生當對面蓬蓬鬆鬆情景下，每會超於嵐生太太的意外發出大笑，因為他能聯想到許多事上去，不必說，就只笑，便也能使嵐生太太回憶到蓬蓬鬆鬆原因上面去，若太太因此臉一紅，就更要使嵐生先生大笑了。

「這有什麼好笑」？太太每是這樣說。

「我笑我自己，你臉紅什麼」？固定的答語也從不易一個字。太太沒有法，只不理。說是近來越來越痞了。

越來越痞是真的。嵐生先生在那種情形下，是更其不講規矩的。每到這時他就想起一些義務，在太太身上盡一些比煮飯還需要的義務。這義務是把肩膀擦過去，把嘴唇翹起，推到嵐生太太

的臉邊後，於是在太太臉上任何一部分，用一個郵局辦事人蓋郵戳在信件上的速度，巧捷的又熟練的反復其來去，直到太太口上疊連啾啾作聲用手來抵拒這愛情戮記時才停止。

然而，縱然每早晨嵐生先生都可以看到太太這蓬蓬鬆鬆的樣子，也許是梳過鬢子太久了，嵐生太太的頭髮又是特別柔，一起床，用梳子一壓，又平了。這算是掃興的事。嵐生先生爲了救濟這不是持久動人的情形，採取了從理髮館打聽來的一個好辦法，乘到吉利公司還在繼續減價的當兒，又花一塊錢，爲太太買了一套燙髮的器具。可是太太意思要剪要燙也都是爲得陪到嵐生先生外出時的撐面子，風既不願意，自己也就不願燙。

太太意思是除非風息又值嵐生先生不辦公。風可偏不息：一拖下來就是半個月。

某一晨。說明白點，是十一月二十因總長老太太做壽特別放假一天的某一晨。這天無風，晴。

嵐生先生恐怕本日本又颳風，故在先一晚上不將放假的事告太太。醒來，窗子特別亮，映在窻子上部的一線光，又告明嵐生先生外面明亮並不是落雪。聽聽風是沒有。看太太，一張小小的嘴略張開，眼皮下垂，睡得是真好。

這怎麼辦？

就暫時是不把太太吵醒，一個人睡到床上籌畫本日的用費罷。

——聽到街上送牛奶的車子過去了。

——聽到賣白饅頭的人過去了。

——聽到賣馬蹄燒餅的人過去了。

——聽到有洋車過去了。

——聽到一個小孩子唱「牛頭馬面兩邊排」過去了。

又聽到隔壁院子月毛毛的笑聲，太太可是還是沒有醒。

太太還是沒有醒，身子翻過去，把臉對裏面，嵐生先生忽然又感動起來，頭移攏去只一下——

「老寡了」？太太醒了。

「太太，不到九點，我怕你昨天晚上——我不吵你哩」。

太太不做聲，翻過身來，眼屎朦朧的望着窗子。

「晴了，皇天不負苦心人，今天可以出去玩一整天了」！頭

再擠攏去，乘太太不防備就蓋了一個戳。太太只眉略蹙，避開嵐生先生的呼吸。

嵐生先生當時就把今天放假的事情告給了太太，太太似信非信的問：

「當真不去辦公嗎？」

「當真的」。

當真的，太太是不能再忍耐，爬起來了。

「時候還早」嵐生先生扯着被角不放鬆。

「不早了」，太太也扯著被角。

「不早也要你再陪我睡一會」，說着，是一隻短肥的膀子壓到太太的肩上，太太就倒下。

太太臉盤仍然規規矩矩側放在枕上後，嵐生先生的臉就擱在對面。
嵐生先生是笑著。大的氣息從鼻孔出來，吹到臉上是熱的。短的黑的人中兩邊一些烏青硬鬚子，鼻子左邊那麼一粒朱紅痣；（鼻孔的毛也分明）眉間一鬍小小的肉絲，耳朵孔內那三根長毛，還有足夠留下一粒花生米的頭頂那微凹；（仍然是微微返着

光)很分明。嵐生先生同時也就瞅着太太不旁瞬，好讓太太的眼睛同自己眼光常相遇。

太太還是不很相信嵐生先生剛才的話語，恐他是要借故不上部裏去辦公，又問嵐生先生一次是不是真話。

大家都明白這是一個小春天氣的早晨，正是使青年夫婦愛情怒發的早晨，凡是有一個合意太太——又是新剪了頭髮的——他必能猜詳到嵐生先生這時要對他太太所採用的方法的，我不說了。

太太因為想起燙髮的事情，雖然依舊睡下了，却把眼睛閉上不理會。

兩方堅持下來是不會得到好的結果的。大約嵐生先生同時又在下意識裏扇著一些要同事羨妬的虛榮翅膀了，于是就太太從自

己臂圈中解放了。

嵐生太太先起床，嵐生先生就在牀上看着太太熱臉水。

一會兒，汽爐子就沸沸作響了。太太把白糖磁壺攔到爐上後，就去找那開燙髮用的新買的那一瓶火酒的鏢絲。

嵐生先生在牀上，眼睛睜得許多大，離不了太太的頭，頭又是那麼蓬蓬鬆鬆使人心上發癢的。

嵐生太太到一些大小瓶罐間把啓塞器找到後，老爺說話了。

「太太，就用我們燃汽爐子剩下的酒精，一樣的。」

太太心想那種同煤油相混的髒東西，那里用得？是不理。

瓶口軟木塞子終於就在一種輕巧手法下取出了。

水熱了，頭在枕上的嵐生先生還在顧自兒發迷。

看到太太在那里摩挲燙髮鐵鉗子，恐怕太太要誤事，嵐生先生

舉起半個身子了。

「太太，做不得，」嵐生先生說，「你照我告訴你的辦法，鏡子包上一點新棉花，蘸一些火酒，酒可不要多，把夾子燒好後，就乘熱放到髮裏去，對着鏡子，這麼那麼的捲，或者是不捲，只是輕輕的捲，待會兒，你的頭髮就成一個麻雀窠了。」說到捲，嵐生先生在自己頭上示着範，太太可總不大能明白。

「好人，你起來幫忙罷，報也早來了。你不願幫忙，看我燙，你就讀報給我聽。」

「遵太太吩咐」。

兩人同在一个面盆裏，把臉各用棕欖香皂擦過後，半盆熱水全成了白色。太太就坐到方桌邊去，對到那面大方鏡子試用冷鍍子

捲頭髮，老爺手上拿着一份報，沒打開，只能看到一些極其熟習的廣告。

「念吧！」

「遵太太吩咐」。

於是，把第一版翻過來。

——赤黨，即紅衣盜………嗜！這不通，這不通，這是共產黨，怎麼說是紅衣盜？笑話，笑話！

「喲！幾幾乎——」

嵐生先生抬起頭，見到太太惶劇的樣子，莫明其妙。

「差點把手指也灼焦了，火酒這東西真——」

隨到太太眼光游過去，還熾着碧燄的燙髮鏡，斜簽在桌子旁不

動。

「不要緊，不要緊，」所謂忙者不會，會者不忙：嵐生先生隨手撈得他自己那頂灰呢銅盆帽，隔着多遠拋過去，便把火燄壓息了。

「嗨，太太你的胆子可是真不小呀！」這是故意說得是反話。

太太實際心是還在跳。「還說咧，險顆兒不——」太太是照例說着半句話，就一面起身把嵐生先生帽子拿起來，帽子邊上裏層濕了拇指大兒一小片。

第二次是全得嵐生先生為太太帮忙，夾子燒好後，總算像殺牛一樣把夾子埋在髮裏了。太太就用兩隻手對到鏡子壓住那夾子。

「念你的報吧！」

又是遵太太吩咐，於是嵐生先生把那一段記載紅衣盜的新聞念

下去，中間自己又加上一些按語，一些解釋；

「……他們公妻哩」，嵐生先生故意加這一句話。其實這個太太早就知道的。「實在要公那就大家公」，這話嵐生太太已就聽過嵐生先生不知說了幾多次數了。

「不要這個」，太太手還舉起的，對着鏡子望着嵐生先生說。

嵐生先生就讓第一張從手中溜到地下，念起第四版來。

「社會之慘聞：糟糕，糟糕，——糟糕了。」

「甚麼糟糕？財政部部員又同教員打架了麼？」

戲是演到熱鬧處來了。

「唉，我的天，你是險極了！」嵐生先生不必再說話，站起來，將太太頭上還是熱着的燙髮夾子攬到手，順手就從房門丟到外面院子裏去了。

這著給太太一大驚。

「怎麼啦」？

「怎麼啦」，嵐生先生鉤了腰去拾報紙。「你看，你看，爲燙髮，閩範女子大學的學生燒死一對了」！

跟着是念本日用頭號字標題的本地新聞：

「昨日下午三時，本京西城閩範女子大學有女生二名，在寢室，因燙髮，不小心，延及火酒瓶，致焚身，一卽死，一亦暈迷不醒……」

聰明的太太，不待嵐生先生的同意，知道他目下所應做的事，伸手將桌上那一小瓶火酒擎着就從窗口掀出去，旋即聽到玻璃與天井石地相觸碎裂的聲音，危險是再不會有，命案是不會在這房中發生了。

「太太，我們左右燃汽爐子也是要火酒哩」。

然而已經是遲了。

嵐生先生要太太把腦前那已爲夾子烙捲了的頭髮用熱水去洗，共洗過三天，才能平順。（這已算故事已外的事情）。

十六年三月於北京

早餐

雨是昨天落，看窻間，天又放晴了。雨後的天空，我們所能想像得到的，是一些在高高空中飛來飛去的燕子（因為高，像是飛的是一羣蚱蜢），燕子跳舞的背後，便是一塊絨樣藍天做的幕。失去了的餘春爲這雨又喚回了。這天氣，適宜於有情人的男女到公園去散步，適宜於芍藥開花，適宜於一個病人的恢復他的健康。

聽到隔屋一個座鐘打了十下後，琪生同到琪生太太還是並頭睡在一個枕頭上。人是早醒了。他們聽到約有二十來個賣石榴花同粽子包的人走門前過去，又聽到別的許多表示一個節日將臨的應節小販子喊聲。按照通常習慣兩人都得起來許久了。但此時起

來却是辦不到。他們的小說稿子還是一貼一貼縱橫擱置到桌上，沒有變成米，也沒有變成煤油同菠菜，起來是無飯可煮。在經驗上睡在床上挨餓的是比起床以後容易支持的許多，他倆並且又都記到一篇小說的故事，說是用親嘴來當點心是辦得到的事，採取這辦法的一個是畫師，一個是童話作者。琪生同琪生太太中間雖缺少畫師。但一個是做文章的青年人，一個便是文藝作者的愛侶，所差是無幾。他們倆因此就留在床上用早餐。

他們一旁吃點心，一旁討論維持今天的方法，凡是房中所有全都想到了。琪生太太如同一個拍賣行的估價人一樣，把她自己東西一件一件按照打估習慣估計後，又來代替琪生算。若果打估人能夠遵從琪生太太老實的估價，總計全房所有足以付這個月屋租以外還夠維持兩個月糧食；這是還把琪生文章算在外，但是這已把這

兩人身上同到床上幾條棉被通盤作的數，當真那麼辦，睡就只好在那兩張破藤椅子上去了。其實眼前主意就不容易打。你不能用一篇在琪生自信值得廿塊錢的文章打發小房東，用兩首小詩折夥計的節賞也準不得賬。今天已經初三，說不定洗衣人同送報人也會來討錢。還有今天晚上的煤油，……：

· 琪生這些可不想。自從兩人提起那篇用親嘴當早點的故事以後他就恣意享受了一頓琪生太太的嘴唇。

「太太，這樣更不能吃飽！」

太太笑。太太看到琪生爲了工作爲了失望不得不憔悴下來，太太勸是又不聽，近來只有極力在行動方面贈給琪生加倍的溫柔，好使琪生精神方面保持到不太頹唐的狀態。

當到太太正在籌畫過節方法時，琪生用手來摟太太的頸子，摟

定了，說是太太你就讓我再吃一頓櫻桃吧。

一顆又一顆，太太方面有點當不來，琪生更饞了，然而太太更是笑。

「這樣吃那是無法的，」太太說。「琪，我主張起來，出去看一看，天氣好，地面不大濕，到公園去吧。」

「說瞎話，公園不要門票麼？此時園中的空氣，只會引出我們需要比空氣更來得堅硬一點固體東西的欲望，我不願意去。」

他不願意去。他還說，就在此吃點心是好的。到下午，會有一個不太窮的朋友來此拜節的。再不然，就是報館中人會想起過節時這裏的困難，預先把下月應得的錢派人送來用。

當到琪生不願起床還說下午一定有救星到門時，太太望到琪生近于童駭的稚氣，就微微的嘆了一口氣。

「天氣太好了！」太太指窗角上那明處。琪生隨到望。

琪生却說天氣好也用不着。琪生意思以爲好的天氣是不止今天，平時好的天氣就差不多全給那些有呆福的男女享受了，此時則只要有太太陪到睡，再犧牲一次不會算可惜。

太太見到自己提議不生效，就不再說話。其實此時若是走到公園去，門票是有的，就是上次到時得那兩張國立圖書館的入門券，琪生記不起來了。並且太太提議上公園，這是另外有意思，這用意就沒爲琪生猜詳到。太太原是記着拾狗的故事，她想早上出去走走對琪生是有益，那無疑。並且，一出門，不必到公園，也許當真就會在路上碰到什麼好處是不能說的。

固然我們老年人有過一個好教訓，好運來時你就躲到家裏也是一樣可以歸到自己的頭上；但說不定每天每時就有許多好運在街頭

徘徊，所候的只是這主人。大路邊旁一個不惹人注意的紙包，有時裏面裝得是幸福，那是時常聽到別人說過的。菜市場中一個年青少奶奶，在換錢時節，皮包會從自己手上溜到一個窮婦手上去，也是可能的事情。太太算着若是到外面去萬一這類似乎不甚正當的幸運落在眼前時，拒絕是不必，乾脆掣回來，可以開銷一些賬。此外能夠有餘買點菜，回頭就找住在後河沿的窮友來過節，使琪生也高興點，不至于徒對這文化周刊退回的稿子發牢騷，就好了。這事于天理人情也像是全都很合式。一個有多錢的人，在無意中慷慨了一筆小款項，這錢恰恰落在另一要錢人手中，救了一個正派人，巧是巧到再好沒有了。

琪生在一頓飽餐後，要再睡似的，把眼睛閉上。

太太望到琪生的瘦臉，同到那雙只要眼睛一閉就現出憂愁樣子

的長眉，心中就覺得有點慘。琪生近來是越像瘦毀了。不單是臉嘴，臂膊比起半年以前是已瘦小了許多，腰也是，胸也是，太太自視則相反。

十一點了仍然得起床。

琪生臉都不洗就走到他那做事桌邊去。

「莫吧，你難道是要寫寫這生活給人看的麼？有得是日子咧。你那文章不必做，現到頭還昏，待會我們洗了臉，出去看看雨後天空吧。你聽到空中燕子叫得多快活，琪，我想，命運會按到故事安排的，說不定，我們也可以拾得一隻伯爵夫人的狗！」

太太又走攏來再給了琪生一顆櫻桃才把琪生離開他的工作桌。兩人就在一個盆裏共着洗了臉。按老例，琪生的臉由太太幫

忙，琪生把臉讓太太用帕子蘸了肥皂搥臉各處擦，琪生手有空暇就來捏太太的腿。

「琪，少鬧點！」

琪生就不鬧，規規矩矩讓太太爲洗臉，完了又看太太顧自洗。

「太太，我們是幸得不遇到像故事上那麼一個惡房東，這應說中國地主比外國地主要好一點了。」

「不，別個房東以後還給他們買魚買肉哩。」

「那我們的房東不也送得我們有禮物麼？」

「喔，我們那粽子——」

太太記起了房東太太昨天送他倆過節的羊角粽，就放下手巾走到書架旁邊去。

「琪，當真，還有粽子，我們吃了再出去。」 粽子放在書架

幔子背後一個綠大鉢子裏，太太伸手取，拏出來，粽子是七個，腰身各捆有揸葉細絲，提起又放下。

太太又把鉢子簸來簸去搖，鉢大粽子小，這些小小尖角東西就在鉢子裏打滾。

「琪，你就吃五個我只吃兩個，我不歡喜這東西。」

「我主張此時莫吃牠。」這是琪生的主張。

這主張，一是爲此時並不到餓時，二是吃了出門一走又消化于無形，但太太却只想到第二個，太太也就同意了，仍然把鉢子放到書架背後去。

太太說，「那我們就出去呀！」

「出去玩玩也好的。」

「我們到南頭去好一點，那邊河沿小狗多得_得不奈何，只揀那好

看一點的抱回來，——我一弩嘴你就抱——我們又不是要一定有人來贖才做這事情——我們就喂一個狗來玩玩，琪，你說不好嗎？」琪生只是笑，太太說了太太也就笑。

當到太太主張抱狗回家來喂時，琪生他是完全同意的。真的他們中間應當有一個什麼活的東西才是事，這東西必得比像朋友一樣；又無朋友的討厭，如小孩子一樣；又無小孩的麻煩，一個狗，或者貓之類，總不拘。有一個活的東西到家裏，會要更其熱鬧有趣點，遇到不爽快時節，兩人還可把這東西來發氣。這東西，最好的，自然就是狗，因為狗在這一家，意義上，賦予兩人開心的地方，比別的要更多，這是一定了。

太太走到窻子邊去隨意用梳理頭髮說：「我們這狗得把牠喚做仇靈或者……才好。」

「你就只能想些小孩子的事。」

太太聽到這話是不能數清回數的，一回不會反對過。其實琪生想的許多事，就更近乎一個小孩子。琪生幾多事不做，却來作文章，想從文章上得到精神物質雙重的利益，結果若不虧他身邊有一個年青太太做伴來用愛情鼓勵到琪生，兩面的失敗，便早將琪生壓壞了。太太一邊看來琪生簡直全是小孩子，一時不哄到他就不成。因此在琪生喊自己時總承認，實則這承認，就是使琪生愉快的一個好方法。我們是知道，常常有些孩子他便願意做人長輩的，另外在一本什麼書上，依稀像，英國的謊理斯說的有這樣一句話：戀愛是攙雜得有父性同母性兩種成分的。這話在琪生同琪生太太事上看，實在我們便找到真確證明了。

只待出發了，幸運就在街頭等，但這時却是太太捱時間。「女

人就有這毛病，當先着忙要快到後却是自己讓人催了。
琪生着

「那便先走吧。」

琪生自然並不單身。坐到床邊看太太整理房內的東西。
結果太太又來鋪床摺被單。

「太太道隨便一點吧。」

「這不能，回頭一個人來見到也太笑話了。你看我們的枕頭真糟！」太太就把那個枕頭藏在被單下面去。

有人會說這樣描寫是太瑣碎了，這真沒辦法。我並非願意。但在他倆出們以前我無從述說門外的事情，雖然我知道。大家莫忙吧，他們還有一次對話咧。

琪生說，「太太的意思歡喜那一種狗？」

「我以爲——」太太不卽說，却把一個痰盂移到桌下去。

「我以爲（這是琪生的以爲）哈吧太尾瑣，我是僅只對於那種高大狼種狗發生友誼的。」

「我可歡喜哈吧狗，（她把痰盂移出來一點）一個來到中國的伯爵夫人不是正正適宜有一隻小得可憐的很馴善的哈吧狗麼？」

出元宵胡同到了東溝沿，一些大的老的本國槐，夾路陳列着，槐樹枝上的青蟲，將自己口中的絲懸了身子在空中打鞦韆，燕子是有些貼到人行地面飛，快得像拋梭，溝沿經過昨夜的雨蒸出些濕氣，路上已有小孩子穿新衣服過節了。

溝沿幾家外國人住宅，似乎每家都有一羣哈吧狗。不過，這「一羣」，或「三羣」同到「沒有」又究有什麼分別？這裏的喂

狗人，在狗的頸上全繫有帶子，另一個穿號衣的狗夥計，手上就抓到繮的另一端，原想牠跟到別人行，除非有法術。

他們走了一條長路一直從北到南頭。碰到的狗倒共有五起。這些狗中雖有不爲人管束自由在路上散步的，但樣子都是極老成，人走攏去牠就大大方方的走開，若不屑爲他們的朋友，走了還在遠處看，又像明知道這一對年青男女是有不良心思的樣子。

到南頭，琪生還是往前走。

「我們不走這路吧，」琪生太太當到琪生正要過橋想向西大路時說。

「琪，你不記到那匹小狗是害病受別的風雪同狗虐待攻擊過的嗎？你看這裏這些狗，一個二個養得矮胖同個銀行職員一模樣，眼睛骨碌碌狡猾相，你能帶牠回去？」

琪生他倆回頭了。

想來這溝沿大路就不會有這樣一隻理想的狗吧。他們走進一個同元宵胡同相通的小胡同裏去。把小胡同走完，顯然時間遲了一點，好運已在先一會兒過去了。小胡同內就只碰到一隻蹲在一家門前的老公狗。

只有回去一個辦法可以行。

琪生太太到書架背後取鉢子，誰知鉢內有個客。鉢子取出見到粽子中間多了一匹小小灰老鼠，太太手一軟，差點把鉢掉到地。

「來，來，琪，這裏有個客！」

把鉢放到桌子上面去，兩人圍到看這想逃却逃不去的小鼠子。鼠子還只細小同一個大的拇指那模樣，全身是灰色，小小的紅嘴唇

邊還有幾根細鬚子。大概牠也明知走也走不去，就不再用力爬上鉢子了，只是在粽子堆中蹲着睜起小小靈敏眼睛望四方。

「你看那樣子，多可憐，還不知道害怕咧。」

「牠來同我們共早餐！」

琪生想用手試去提那小的鼠尾把。

「莫，琪，你莫虐牠，讓牠願自玩！可憐的朋友，就儘牠吃粽子。我們還是吃我們的中餐吧。」

琪生又把太太抱着了。

蜜柑

一到星期，S教授家是照例有個聚會的，錢由學校出，表面歸S教授請，把一些對茶點感到趣味的學生首領請到客廳來，談談這一星期以來校中的事情，學生中在吃茶點以前心裏有點不愉快的就隨意發揮點意見，或者是批評之類，S教授則很客氣的接受這意見，立時用派克筆記錄到皮面手冊子上頭，以便預備到校務會議席上去提案。其實這全是做戲。等到雞肉餛飩一上席，S教授要記也不能，學生們意見便為點心熱氣沖化了。縱或是吃完點心仍然可以繼續來討論，但是餘興應為S教授太太來出場，在一杯紅茶以後大家又都覺得極其自然的是應各個兒分開，散到園子內樹下池

邊去談話，也才像個會，所以S教授手冊上結果每次記錄都只是一半。不過這正可證明聖恩大學顯然是全滿了學生意，縱有一點兒不愜人意處，茶點政策亦已收了效，不怕了。

在這種聚會上，有一個人所叨的光要比每次餛飩餛餞所費還要多，這是少數學生也極明白的。但這關於個人的私德。有些地方本來德行這字原只放在口上講講就行的，如像牧師的莊嚴單單放在臉上就夠了一個樣，所以我們還是不說好。並且，又據說有一類人正因為常常有人做了文章形容過，不依做文章的人，說是輕視了上帝，這一來，天國無從進，危險的，莫讓詛咒落在自己的頭上吧，我真不說了。

時間是三月快完了，桃李杏花是已在花瓣落後綴有許多黃豆大

的青子了。丁香花開得那樣的繁密，像是除了專爲助長年青人愛情，成全年青情人在牠枝下偷偷悄悄談情話外無甚意思。草，短短的，在丁香下生長的，那是褥子，也只單爲一對情人坐在上面做一些神秘事情才能長得那麼齊。

在這樣天氣下，一個年青人沒有遐想那是他有病。再不然是已經有個愛人陪到在身邊，他只在找出一打的機會使女人紅臉，沒有空再去想那空洞愛情了。

本星期仍然有例會，男女同學仍然都像往天一個樣來到S教授住處，聚在一塊兒，用小銀匙子昏碗內的雞肉餛飩吃，弟二次又吃火腿餅，一人各三個，放到銀的盤子裏，女人平素胃口本來是弱的，這時可是平均分到吃。吃完後，美國磁器繪有聖母畫的杯裝着紅茶出來了。

坐在主位的教授太太開了口：

「這樣天氣好，大家正可以到那園子裏玩一個整天！」

「我們還有一大窠蜜柑，是吳師母昨天送我的太太的；大概太太今天要請客，所以留大家！」

S教授說了就微笑。這是一個基督教徒一個大學教授在學生面前不失尊嚴的微笑。

學生是撫掌。

有蜜柑吃撫掌原是值得的。

「柑子正要吃，不然放着天熱會壞了」，教授太太站起身來說，一面用手指點在餐桌上的客數目。

這一來，幾個剛才離開衆人到沙發上去躺的男生立時又走過來恢復原位了。

「我要數，」太太說，「我有一個好意見，我數你們那一個有女朋友，這柑子就可多得兩三個，因為天氣這樣熱，別人去到樹下說情話，口乾那是自然的。你們沒有女朋友，陪到S先生到這客廳中談話，還有茶，所以各人有了兩個柑子也夠了。」

「那不成，大家是一樣，S師母不應特別愛他們的。我們沒有朋友在此是師母的過，為甚麼不先日早告給我們，我們縱不有，也要師母幫到找？」

男人方面涎臉原是自然的。女人方面原來只是一個人的便早紅了臉。

「師母說的話是有心袒護幾個少數帝國主義者！」這是一個曾經在學生會做過主席的抗議，話說得漂亮透了。

另一個，正要同S教授商量一點私事的，就說「我們陪到S先

生也是要說話，難道就只有談情話能夠使人口乾麼？」

「那你們有茶，有奶汁，有可可，在客廳裏多方便！」

「可是憑天理良心說，我們莫有情人的，應當在柑子上多得一點便宜，也才是話！」

「……………」

這是一個利權得失的大問題。又因爲在S教授夫婦面前撒一點嬌不妨事，於是這邊以理由的矛來攻，那邊的理由盾牌也就即刻豎起來。寧可大家慢吃點，分配方法不妥貼，大家也就不能即刻散開的。

「好，算我的，你們這些陪到我同師母談話的人我要師母回頭再送你們一樣好點心，總管公平吧。」S教授說。

幸得S教授來解決，于是叫了聽差卽把蜜柑簍子取出來，分散

了。

二十三個人中十二個人是得了雙份，其餘則等候別的東西再看了。

這之間，有一個人忍受了損失不說話，蜜柑分到她的面前時，却只取兩個。

「怎麼，交際股長難道是一個人麼？」師母笑了。
不。當真不。這中有三個人原是都可以算得夠同她在一塊兒來談情話的，但人是三個，就不好辦了。她很聰明的只取一單份，使他們三人都無從爭持。大家本來都知道，只暗笑。

三人見到是這樣，也只取單份；這三人中共有兩個是學政治的，一個人是在學校中叫做詩人的小周，那麼一來，政治顯然是失敗，詩人也算失了戀，明日周刊上大致又可以見到一首動人的愛情

散文詩了。

領雙份的大大方方用手巾兜起蜜柑兩個兩個走去了，剩下的便是一些兩方面都算失敗了的人。不過不到一會兒，客廳中人就又減少了一半，這因為還有兩對是那已有交情不願衆人明白的男女，所以犧牲了蜜柑，保存了秘密，此時仍然走到別處談私話去的。

天氣這樣好，正是詩人負手花下做詩的好時節，況且又失意，小周先就願自跑到後園池子邊去了。

交際股長密司F，乘到大家不注意，也一個人離開了客廳。大凡學政治的人頭腦都是一個公式所衍化，是以兩人看到自己的蜜柑，爲詩吸引去，也不敢再追上前去看看命運的。密司F不消說是即刻就把小周找到手。

直到密司F走到身邊來，小周才知道。

「你爲甚麼一個人却來此地玩？」

「那你？」

一個坐着一個站着兩人相對笑，於是站着那個就酥酥軟軟挨到身邊坐下來，這一坐，下期周刊詩的題目變了一個了。

我再說一遍：時間是三月快完了，桃李杏花是已在花瓣落後綴有許多黃豆大的青子了。丁香花開得那樣的繁密，像是除專爲助長年青人愛情，成全年青情人在牠枝下偷偷悄悄談情話外無甚麼意思。草，短短的，在丁香下生長的，那是褥子，也只單爲一對情人坐在那上面做一些神秘的事情才能長得那麼齊。

池子邊是算得S教授住處頂僻靜樹多的一個好地方。雖然這些人都向這地方走來，一些小土坡，這裡那里堆起來，却隔斷了各

人的視線。花是那麼像林像慢的茂盛，還有大的高的柳樹罩得池邊陰涼不見天。明知是各人離得都不會很遠，睥人也能聽得到，但是此刻各人正是咬到耳朵說些使那聽的人心跳臉紅話語的時節，誰也不會前來妨礙誰！

因此大家都能隨意點，恣肆點。

回頭來，密司 F 轉身到客廳，見到一個茶几上放了個柑子，口正乾，不客氣的就撇開吃了。大家全都不注意。只是當密司 F 同到一個政治學生眼光相碰時，臉紅了。柑子就是這位政治學生故意放下的，她心明白了，只冷笑。她揣想：

「下一次必定又會有人提議在周刊上不得常登一些無聊詩歌的。……」

於北京東城

乾生的愛

人是全靠要有些空想才能活下來，這不是瞎話。你不拘想什麼，那都行。你總應當想一些你所做不到，看不見，無從摸捏的事事物物，你活下來也才有趣味。一個法學生，想做縣知事，推事，司法官，這不是頂壞的事情，有一個希望，你才能努力，不然，凡事過得去，你完了。你不相信麼？到你嚐到味道你就知道道了。

又譬如，目下就有不少的男男女女想做文學家，或藝術家，終日做詩，做文，且申明不是為錢，說是為藝術，要入什麼宮上什麼壇，才如此發狠，「有志者事竟成」，現放到不少副刊雜誌可以

助和一般天才的成功，不到三月五月那麼久，大家不就居然是個文學家藝術家了麼？你不想做和你不去做，將來「文化運動」你就沒有名字的，因為你是像假充——或者說「濫竽充數」吧。

在此我們知道一個中學生所想的是什麼事。畢業，升到大學去；男子入四維大學，女子入閩範大學；男子學政治經濟好做官，女子學跳舞好美，這是自然的，正當的。但是還有一個正當的想頭是什麼？是戀愛。

照普通學制的算法，一個中學三年級的男學生，身體是已經發育得到可以同一個女人拚命糾纏的時節了；女人呢？則中學二年級也夠數。並且近來一些科學家，美學家，又正為青年人出了不少的好書，如像愛的法寶~~~~~一類指示年青人所走的方向又像極正確的

書，這類書就可以幫助他早熟。不過一個中學生，在別的一方，施展他或她的天才的機會，畢竟是很少，這就只有一個方法來補救，想：本來戀愛的意義一半是做些身體上的事，一半是兩個人分開來咀嚼這味兒，這樣仍然可以算是得到一半了。

乾生是四維附中的中學生，也是像我所說只有想的資格，正在那裏咀嚼戀愛意味的一個人。怎麼樣就可以做一點更偉大的事情？沒有辦法。雖然是同學就有不少身體上有缺陷的某性人，也是沒有辦法。熟是很熟的，同到開會，同到上課，又同到——散學時同到出校門。初一步總太難了。

其實幾多樣子是好的，要愛都可以去愛。第玖級，其中幾個同學的，八個人中就全都可愛。看到她們樣子也不會是不要人愛

她的人。他參考著愛的法寶一書第四章上的指示，「一個女子同
一個男子，在同等年齡上，她的愛的慾望比他還要來得強一點，固
執一點——不，也深沈一點，隱晦一點。」他相信，只要是那最
困難的一個門限越過後，以後就按到書上所指示的去做事，總不怕
失敗了。

但是第一個門限就非常困難，乾生可說在戀愛以前便嚐到失戀
的一個人。

機會其實是很多，譬如——

機會是太多，致使乾生不知道要選擇那一個為可靠，反而誤事
了。今天一個同學來問他代數，明天又是另一個來問歷史，因為
功課好，使他同學一個一個全都挨攏來。一件戀愛從學問磋商上

入手，難道還不算頂正當的戀愛麼？ 這個那個都不去問別人，單單向自己走來，難道不是有一點兒意思麼？ 乾生原是明白這個的，明白只使他更苦。 他知道，一個在愛情上勇敢的青年，機會還是他去自己找，不一定要現成也能成功的。 他自己就只會在一些好機會上來紅臉。

女人這東西，身上收拾得甜淨，心裏的靈巧比小白老鼠還有餘，但生成只是讓人來愛的。 她即或受過好教育，教育這東西，在她身上就同一個珠子頸串樣，可以裝飾得更體面一點，更逗人愛戀一點，她仍然不會脫了一切誘惑自己來選一個她要愛的人。 她心裏即或明白她的周圍誰個要更可愛點，但結果她還是讓那大膽的，勇敢上前的，壞一點的男子去愛她，為那她不怎樣真的滿意的男人所取得。

乾生，就是我們所嘗嘗說到那類神經粘液二質混合的怯漢子，當然最適宜于他的是那唯一的單戀了。

他嘗想：難道自己就不能爲一件痛快的戀愛犧牲一點比別人更大的犧牲麼？

犧牲是能的。一個怯漢子，愛人比那表現派的戀愛家還真實，也是可能的。不過他却不知愛一個女人，原是心靈的擁抱以外還得將自己嘴唇塗點蜜，言語甜滋才能印進女人的心中去。

怯漢子所能的祇是願自在他心中描摹這舉動，一見人，氣力就消失，全完了。

＊

＊

＊

＊

春季游藝會，各處大學中學都在次第舉行了，學校借此作一次

吸收學生的好廣告，學生借此可以放兩天特假，因此大家對這會的進行都熱心。

乾生所屬的四維附中定于四月二十辦這會。校中各處打掃收拾的一新，學生在十天以前，臨時來練習體育競技同演劇。女生忙著學跳舞，預備穿起繡花衣裳上到台上去讓人鼓掌。各部各科教員都在整理學生的成績，尤其是圖畫教員忙得凶。這會期，只差三天了。

乾生被推為第九級委員，第九級在本校除了第十級一班外，算頂大的一班了，因此游藝股事務的分配于他格外多。演劇的，玩魔術的，說笑話的，凡事接洽都來同到乾生打商量。

女人挨到乾生身邊的機會更多了。

有人會說，乾生君，能夠在學生委員會中辦事情，對女人，這

樣不中用，不會有的罷。你以為不會有，我怎麼能說一定是這樣？但事實是如此，我不能顧全到各處，所以乾生君，在此仍然是辦事，忙得兇。學校中，辦事人，活動的，我們是可以見到許多聰明伶俐如同一個能幹演劇人一樣，這是很多很自然的事。你們的大學，你們的中學，自治會，一類幹事，一類職員，一個二個，不是全都正是那麼又漂亮又能幹的一些小白臉在做的麼？女的方面也總不會是那與美與善交際相反的密司去擔當。但真在那裏做這樣，做那樣，認真把同一件事情幹的，都是幾個大傻子。我們舉一個班長，我們爲了種種的利益，我們不會一定要選一個在學問品行相貌上都高超的同學去做的。每每因爲趣味一方面，或者切于實際一方面著想，我們用得著一個身體發育得特別，或忠厚老實得同貓一樣的同學，以後我們才有利。凡是中學生，大學

生，都因趣味免不了要這樣做，我的一個老同學，名叫艾少爺的，他就因為慫的原故成了在校各項組織當然的委員，這人慫到有時拏了粽子包，願自躲到廁屋去填肚子，爲得是別人要他做事菜飯全爲代勞了。但這乃是另外一人事，我不再說下去了。

我全爲解釋乾生君以後的行爲，才引出我的老同學做證人，其實是在八年九年過去的事情，近來的老友，則並不再慫，據說已在做兩個兒子的爸爸了。

我再說關於四維附中春季游藝會的戲劇。爲表示愛國，所以選上一片愛國心；又演一隻馬蜂，意思就不很明白，或者，是告年青學生們一個向人生進一步的一個方法吧。

十八，時還只九點鐘，在游藝股辦公室，乾生正是願自老早起到這里來寫一個劇目通知單，預備用臘紙複印。天曉得，這是什

麼緣，九級一個女同學，來到這裏像是專爲給乾生機會，本意找一個導演先生問話的，導演不見來，就坐下來等，這一來，我們有戲看！

老實人，心裏不老實，女人進門時，乾生君，是裝成大量順意刮了一眼的。這女人，平時就知道他有點兒興，很幽默的點點頭。

爲得是虛榮，或別的，女人獨自坐在那里笑。

「——機會，一個機會！——」

像是誰在乾生耳邊告着這樣話。這一來，一個人心又在跳了。

「密司忒張，日來事情真忙吧。」女人先說話。說了，大致又想到剛才在另一個地方所見到的事情是好笑，又笑了。

問，又笑，把這意義一連貫，在一起，乾生受傷了。慢慢的就把頭抬起來，他就用那從看電影上一個男人在抑鬱着望他女人的章法，望那女同學。女人也望他。可是他從女人態度安詳自然中，無從發現那女人爲男子望後照例的反應，他更苦惱了。

這是極其熟習的一人，也是全班最活潑的一個人，也許這是知道自己在望她，是有別一種意思，這聰明女人，就故意作爲不懂躲閃吧。

他又去望她，而她却同時又望他。他心跳得利害到極點，頭也像已快發昏。這眼光，就是一把刀，一直從他眼睛刺進去，在上，真帶了傷了。

「密司忒張，王先生今天或者不會來了，我們要問他——」
這顯然又是一個給他談話開口的機會。

乾生只能伏在桌上說一個「唔」字，既不是答別人的話語，又不像是問別人。他想到許多在第一道門限以後的話語。精粹而且動人的句子，足有一大堆。他相信這一堆誠實的自白，都會為對方瞭解，在自己說完後，女人或者會流淚，會像電影中一個女人樣子即刻走攏來撲他，自己便也為運動人情景所感動，再不能說話，於是，兩人以後就深深的愛戀，如膠如漆分拆不開了。但此刻他還沒有做那第一步所應做的事。他就把前前後後一些熱情一些詩樣行為詩樣言語融化為一個「唔」字。

女人却是一點不知道。坐在對面一個人，這時就已拏了自己做對象，演着傷心的悲劇，真是女人沒有料得到的事。

一點不知道麼？乾生是不相信的。他以為女人即或蠢，也會從一些男人眼光中猜出那愛情分量的。按照書上說：女人是逃

躲，是有意的逃躲的。

乾生爲那女人想：這時實在就應當老老實實大胆一點走攏來。他又同時在怨人：其實別人已就走攏來，只要稍稍用力拉一下，就成了。

他是連拉的力氣也就全沒有，這是自己承認的。

「我應當說一句什麼話？」乾生想。「說一句不現痕跡的話語，是好的。使她知道我是怎樣的能愛人，又怎樣要人愛——」這仍然是第一步。第一步？不，他簡直不去想那第一步！

「密司馬——」

「怎麼？」

「沒有的。」

他是當真沒有話可說，要說的話爲她這一問，又跑到不能臨時

拉出的遠地方去了。

他們的眼睛又碰在一塊兒。

這時她從他眼中，看出他所要說的話了。他的羞怯也全看出了。他的不規矩的進取心思也全看出了。他也看出她瞭解自己的神氣了。

她也臉紅了。

她紅着臉一句話不再說離開游藝股辦公室，他就紅着臉伏在桌上看到她的影子消失在一個連翹花台背後去。

他像得了什麼，又失了什麼。心裏苦楚不能受。在此時，是應當哭還是應當笑？他也分不清。用手抓他的短頭髮，這是小說上人物的動作，維特似乎就這樣，他就採用了。

天氣很好，游藝會玩得大家更高興。來賓擠滿了一枝，招待

員各人在身邊配了綾子的徽識，跑來跑去照料得極周到。藝術展覽室，繪畫刺繡全是些足為本校生色的精緻作品。團體遊戲競技，玩得許多好花樣。結果使來賓在批評簿上恭維一堆本校精神的話語，一個白天算是過去了。

到夜裏，各處紅綠電燈點綴得本校像大的戲院子，分地進行舊戲，新戲，電影，烟火，名人演講，等等玩意兒。職員分班各處不照料，更熱鬧，更有趣。

新戲放在大學部的禮堂上排演，因為戲前有跳舞，來賓多半是些以藝術為生命的人，這里人，更多了。

到開幕以前，窗子上也塞滿人頭了。乾生在場做招待，眼看時間快到時，幾個招待員，也全跑到前排在先就為演員辦事人休息留下的位置上坐下了，乾生坐到前排靠右邊，有用意。

密司馬，跳舞是一個要角，一隻馬蜂的余小姐，又得她去裝，在右邊，一開幕就是……：

跳舞的人裙子揚起時，唔——

世界上，原是有那許多人，爲一個虛榮的衝動，驕傲的衝動，才感到要愛一個人，是當真的。這人美，在社會上能夠搖撼許多年少人的心，歸結這人爲我有，在這自己的佔有中，別人的企羨中，才能見到勝利光榮和富有，在這種情形中才算完成他愛情，這不只是某一類人有這種心情，全都是。也許你的愛人並不怎樣美，你們一塊兒顧自同在家裏時，會親切得像塊鴿。但是一出到北海一類大庭廣衆中，你若陪你黃臉小脚太太玩，你必不大能高興。你無形中也會故意離你太太走得遠一點。反之，你若同到一個美的婦人走，這人就不是你的什麼；至多是你朋友的太太，你

也願意別人疑到你們是一對，讓人把妬嫉暫時落在你頭上，你不以為不應當，也是自然吧。

因此我們可以想起乾生此時的心情。

一個戀人，又是那樣的美，那樣的出衆，此時大致就已在那紫絨幔子後面裝成一個皇后模樣了，行見哨子一發幔一甩，……

當他想到自己的將來情人就要在台上消受別人的掌聲時，他在發燒，心在跳，又即刻陷到十八那早晨無可奈何的情境中去了。

第一次跳舞完了後，幾個女同學，換了衣服到台下座位上來休息，看別的跳舞。

幾個男同學起身讓開了座位，又到場內各處打招扶去了。

乾生還沒有立起，密司馬就在並排一個位子上坐下來。他不知道是起來還是坐下好。惶劇得同一個賊在主人面前一個樣。

在乾生身背後一排一個女人同到密司馬說話，密司馬就從右邊旋過頭去答。

「密司馬，你的王后舞真好！」

乾生回頭看那說話女人時，才見到後幾排的眼睛全對着自己隔座這個人。

「機會，——又是一個機會！」

又有什麼在乾生耳朵邊告警了。

一個又長又白的頸子，頸子上的粉；粉的香，剛才還披散着這時隨意來束成的一個把把髻，耳朵上所覆被的白色絨毛，沿着肩下去，——一切在煤氣燈略帶綠色的燈光下，顯得出這天打就的身體的一切線的勻稱處。

「密司馬——」

這女人頭略扭，眼光就碰到乾生的眼光。乾生立時把頭低下去，努力靦覷說完一句話，「你的王后舞真好！」

女人不做聲。

乾生不敢再抬頭看側面，但所能感覺得到的，是女人在心上也起了某一類感覺，接着是女人身子略偏近自己一點，正踏着的女人的脚是在聽到話後驟然停止了。乾生把握着這一段憧憬稀薄的印象，就極其痛苦起身走出會場去。

誰也不知道今晚密司馬演了一齣一隻馬蜂以外的什麼戲。

游藝會過了。一些掌聲，一些喝彩，女主角們也漸漸忘懷了。一些體育家，一些魔術家，仍然恢復斯斯文文了。一些烟火，一些歡悅，都隨了空氣為風吹得無踪無影了。大家仍然每日換了課本來念書，是正事，要看熱鬧只好待到秋季再來了。

乾生一天更憂鬱一天的下來，已漸近于世人所說的呆子氣。假使是他全沒有空想，也許好點的。

十六年五月於北京

看愛人去

沒事坐在公寓中，類乎是養氣，耳畔聽到悠悠揚揚的打估人手敲的小鼓，就想到把朋友F君所存的幾本破書換點錢，好吃早上的烤薯。

打估人似乎總不進巷口，聽到聲音又像遠去了。

「看女人去，你坐左右無聊哩。」同鄉春甫君，當春服初成的當兒，遊興發了，一進我房就是那麼說。

「我恕不奉陪。」

沒有事可做。也不是心裏不爽想要睡。我只是不願到幾個地方去。公園真不是我應去的地方，北海我怕打圈子，腿沒大興

趣，市場則不是買東西，也不必。

「你扯謊！」

大概春甫君，是見我往日的愛到各處整天的放蕩，凡是玩全不辭往，這時總以爲我又是在故意開玩笑了吧。

「不，」我告他不，當真不去的。

「甚麼原故？」

我是沒有原故可說的。但要反轉來說問他甚麼原故必得找我去玩？我可以答：是「春服初成」，不出游，未免有點委屈了夾衫。然而我不說，我是不願意使人爲難的。

從桌上匣子裏爲他找剩煙，說是不抽了，其實我的匣子裏，烟也不一定就會是有的，不抽就正好。

看他在我那破爛籐椅上，人是那麼重，椅子的病又近於不可

治，只聽到吱吱哄哄我就很耽心，一不小心這樣漂亮藏青衫子會要挨地下的灰，是可能的吧。春甫君，似乎也對於我那椅子坐得有經驗，是老主顧了，好像也只把身體一半的重量寄托到椅子，另一半，則靠到一雙脚，寬寬的兩邊分開墩。

「懋哥，你去吧，今天是個好地方！」

「顯然是要運動我陪你做別種事情，所以懋哥，懋哥呀。」

「你不應當這樣冤屈人，真是一個好地方，你一定不去，我就一人去——」

什麼好地方？ 我就想。 想是不會想到的。 不過春甫君，所發明的好地方，我曾領教過一打以上，像並不怎樣好。 這次或者又是誑我也就說不定。 我問他，說說什麼好地方？

「朱那里。」 春甫君，同時就在笑，大約看出我有願意同他

一走的意思了，還加解釋的話語：

「他要我們看他的女人，新的同學的，大約是在戀，或者成了功，昨天來信歡迎我去看，你不正可也去看看嗎？」

說來真是夠可憐，女人這東西，在我這一點不中用的一個中年人面前，除了走到一些大庭廣衆中，叨光看一眼兩眼外，別的就全無用處了。我難道樣子就比一切人還生長得更不逗人愛戀？但是朋友中，也還有比我像是更要不高明一點的人在。難道我是因爲人太無學問？也未必如此。我很清清白白的，我是知道我太窮，我太笨：一個女人那里會用得着我這樣一個人愛情？我又不曾按到一個女人的嗜好，去做一些聰明事。只據說，這世界上有一些才女，痛哭流淚要人愛，但這就得那類戀愛家，去小心伏侍，或者是每天來做一首詩，最好則是裝一點兒癡，要死要活的去賴，

一見就說心已燒成灰，其實倒不必真有那回事，於是才子佳人就在一塊了。其他女人呢？放到有幾多，就是專在那里等候人愛的，一個二個便捷一點的，就都成功了。我呢？本能的缺乏，就只耽心用感情撞傷了別人。其實這也只是空耽心。你就大膽去做誰也不會對你稍注意。並且我是一個快要三十歲的人，戀愛這類事，原只是那二十來歲青年的權利，也不必去再生什麼心，郁達夫式的悲哀，個人躲在屋內悲哀就有了，何必再來唉聲嘆氣驚吵別的情侶？這世界女人原是於我沒有分，能看看，也許已經算是幸福吧。

聽到春甫說是小朱也有情人了，吃驚原是不必的。因為這人就年青，別的像資格問題，是不必追究也會合乎情理的。但是那會這樣快？一個月吧，至多兩個月吧，說是有，而且已就儼然要

成一對了，這是仍然免不了一驚的。春甫說的是去看一看，我是完全同意了意。我心想：我每一次看到一個朋友的愛人，我就同時感到女人這東西又是怎樣的平常淺薄，小朱會有個愛人，我是在沒有去看以前就能爲他估定總不出於我所見一般女人者流，配小朱，倒是八兩半斤搭得來，可不會怎樣足使我有自慙可憐的光景罷。

我答應去了。

次。
春甫君，忘了形，兩脚抬起來，椅子立時又在發很警告了一

* * * * *

「打門吧，」下了車，我就喉使春甫君打門。

「打是無用的，門同住處離得太遠了。」春甫君，是到過這里幾次的，我却是新客。

門是不消說正開着，沒有門房來質問，衝進去得了。

就一同衝進去。

這是一個中學生私立的寄宿舍，老的大院子中，一些白丁香，花開一大半，一些黃色的連翹，快謝了，院中還有一些草，一些大榆樹。

從院子橫過去，到了主人的窗下，春甫大聲喝：

「有人在家麼？」

「在。」

只答應一個字，在就一齊進去了。

女人是兩個全很美！一個年稚一點的，身子高得柔得像根葱，傍小朱的床頭坐，情人或是愛人吧，看樣子，無可疑。另外一個矮一點的，大致又是別的一個青年的愛人或準愛人了。我是

照例的寒憎，沒有辦法的。是別人的愛人，我寒憎一點，那算什麼事情？也許這樣辦法更能出一個朋友的能幹，使女人可從這應酬中，發見自己情人的美點，我算不得爲損失，在朋友方面，還感到利益，是可能的罷。

「是同學麼？」春甫君問，原來春甫君還都不認識。

「不，一個是培滿的。」小朱就代答。

培滿的，使我想起我另一個朋友培滿的情人。培滿這類學校原就專爲造就讓人愛的年青女子！

也不必經人問貴校，就坐下喝那主人才沖好的茶，茶葉還浮到白冰上面也不管。茶杯是有盤子的，喝了一口就又擺到盤子去，這在自己住處就會覺得是麻煩，但如今，我要利用這些動作把精神離得別人遠一點，我就不厭其煩來採用這辦法，喝一口，放下；取

來，又喝一口。

四個人不知說到一件什麼事，就都笑，笑本就只屬於年青有福的男女，聽到他們笑，我略略覺得臉上有點發燒了。

還有什麼辦法？ 我又不便於說走。 我很明白我今天是來看別人的愛人的。 我是來熱鬧的。 縱不堪，不說話，像一個傻子，也應一直看到收場罷。

「密司忒朱你這房子佈置得真好！」

那個像是小朱情人的，就和她女伴，「真是好！」

我因為聽到別人的稱美，臉是應得抬起搭向牆的一邊去看看的。 的確，這房裏是真好！ 當床前頭一幅白紙的對聯，用漿糊像裱畫店一樣貼到牆板上。 另外一方牆，則攔腰用小銅釘釘上一圈三分錢張的複製西洋美人郵信片。 書架上，一些雜誌同講義，

又有些三角幾何厚本書。寫字條棹前，窗下釘了一張從小說月報上扯下的畫片；（或者是一個詩人。）桌上有四本東方雜誌同一本幻洲。不知怎樣我就同時聯想到一個理髮館。我把小朱想成一個理髮館徒弟。似乎是沙灘，一個理髮館，就有一個小胖子徒弟，當到洗頭時他就去放水。春甫是不是也想到這樣？我可無從能知道。但我忍不着一笑時，他也莫名其妙陪到我笑了。

接着聽到小朱同春甫說話，說是「我接到你信，」到此小朱笑，春甫笑，兩個女人也笑了。這是第二次。小朱立時又走過去咬到春甫耳朵說了一句話，女人更其笑。我全知道了。另一個女人，原來就是小朱帮忙爲春甫找的。四個人演戲我一個人看。我看春甫同那身材矮一點的女人真又是一對。女人是美的。但一個美的女人，就極其適宜陪到一個與美相反的男子去

睡，這是一個自然的法則。這時雖說是才相熟，大概再過三四個禮拜，我就可以來專看春甫的愛人了！論一切，春甫原是比小朱還強，成功也許更快罷，我心想。

唉，年青的女人們！從一些書本上，從一些電影上，你們就成熟得格外早，又學到許多媚人的章法，成全了這世界無數敏捷的或有呆福的男子，你們這些男女們，真是值得拏這愛情在一個中年孤身男子面前來驕傲！你們隨意親嘴吧。你們隨意撲抱吧。你們用你們青年的權利，得嘲弄一個中年孤身人。你們原不必客氣，當到我，來做你們相識不到一個月就敢背人做的一切怪事情，也是不要緊，我是願意看看這種人生喜劇的。曾有一些朋友們，都在我面前肆無忌憚演過一些熱鬧的喜劇。放心罷，我老了，衰了，我除了當到你們笑，背到你們再來哭，我是萬不會有意掃你們

興的了！

我用我故意做成的寒憎，想減少這房內別個人拘束，依然沒有所動作，只是無言的相對笑，倒使我似乎失望了。

偷到觀看那個高一點的女人的臉龐，白中微帶有點薄薄紅，在左邊，在右邊，會就印過小朱無數愛情的戳記。另一個，臉部略削點，我猜至少已是在那左邊右邊用得着一個年青男子的嘴唇去點綴生活了。

「春甫，我是還得有點兒小事的。」

春甫記道我們來時所約定的話，愛人已看過，就應得走了，見我說有事，就說一個走。

把帽子抓起，再來平視愛人一次後，順便點個頭，出了門。

※

※

※

※

回到家來仍然各人坐各人的原位子。

「春甫，你怎麼不先告我你也有個意中人？」

「那里，你亂說！」

「我才不亂說，我早知道這樣，我縱去，又當另抱一種態度去，坐一會也得先自抽身走，免得妨礙你們的談話！」

春甫不做聲。顯然我是一點不猜錯。默會兒，他忽問：「懋哥，你看那人如何？」

「自然是全好。自然是值得拚命同她去糾纏。你們全都是年青，女的好，值得男人愛，男的可嘗不是爲女人愛的？」

春甫說這又是我的牢騷話。的確，我是不應該在一個不拘什麼人的面前有所憤慨或是悲哀的。我又勉强的笑了。

我爲了表示對別人的愛人有看的興趣，我又答應了春甫，下一

次，再去看他們愛人的。

五月在
北京

草繩

今年鎮上雨水特別好。如今雨又落了整三天。

河裏水，由豆綠色變到泥黃後，地位也由灘上移到堤壩上來了。天放了晴水才不再漲。沿河兩岸多添了一些扳響人，可惜地方上徐黑生已死，不然又說鎮上八景應改成九景，因為「沱江春漲」當年志書不會有，或者有意遺落了。

至于沙灣人，對於志書上的缺點，倒不甚注意。「沱江春漲」不上志書也不要緊的，大家只願水再漲一點。河裏水再漲，到把臨河那塊沙壩全體淹沒時，河裏水，能夠流到大楊柳橋下，則沙灣人如像周大哥他們，會高興得飯也忘記吃，是一定的吧。

水再大一點，進了溪裏橋洞時，只要是會水，就可以得到些例外的利益。到橋洞裏去捉那些爲水所衝想在洄水處休息的大魚，是一種。胆大一點的人呢，扳罾捉魚以外還有來得更動人的慾望在。水來得越兇，他們越歡喜，乘到這種波浪滔滔的當兒，願自奮勇把身體擲到河心去；就是從那橫跨大河的的石橋欄上擲到河心去，他們各人身上很聰明的繫了一根繩，繩的另一端在大楊樹上繫定，待到撈住一匹從上游衝來的豬或小牛之後，才設法慢慢游攏岸。若是俘虜是一根長大的木柱，或者空漁船，就把繩繫住，願自却脫身泅到下游岸邊再登岸。

然而水却並不能如大家的意思，漲到河碼頭木椿標示處，便打趣乘人似的就止了。人人都失望。

※

※

※

※

橋頭的老兵做了夢，夢到是水還要漲。別的也許還有人做這樣的夢，但不說。老兵却用他的年齡與地位的尊貴為資格，在一個早上，走到各處熟人家中把那再要漲水的夢當成一件預言的說了。當然人人都願意這夢是靈驗。

照習慣，漲水是本來無須乎定要本地落雨才成的。本地天大晴，河裏漲水也是常有事。因此到晚上還有霞，沙灣人心裏可不冷。

「得貴伯，是有的，」說話的是個沙灣人，叫二力，十六歲的小個兒猴子，同到得貴打草鞋為生。這時得貴正在一個木製粗糙輪上搓一根草繩，這草繩，大得同小兒臂膊，預備用來捉漁。搓成的草繩，還不到兩丈，已經盤成一大捲。

房子中，牆上掛了一盞桐油燈，三根燈芯並排的在吸收盞中的

油，發着黃色的光圈。左角牆上懸了一大堆新打的草鞋，另一處是一個酒葫蘆同舊蓑衣。門背後，一些鐮刀，一些木槌子，一些長個兒鐵釘，一些細繩子，此時門關着，便全爲燈光照着了。

二力蹲坐在房中的一角，用一個硬木長棒槌擊打剛才編好的草鞋，脫脫脫的響，那木槌，上年紀了，在上面還返著光，如同得貴的禿頂那模樣。

得貴是幾乎像埋在一大堆整齊的草把中間的。一隻強壯的手抓住那轉輪木把，用力搖，另一隻手則把草捏緊送過去。繩子是在這樣便越來越長了。木輪的軋軋轉動聲，同草爲輪子所擠壓時吱吱聲，與二力有節奏的硬木棒槌敲打草鞋聲，合奏成一部低悶中又顯着愉快的音樂。

「得貴伯，我猜這是一定會有的。」

二力說得是明日河中的大水。若是得貴對老兵的話生了疑惑，這時繩子絕不搓得這麼上勁的。但得貴聽到二力說話可不敢，只應一個唔，而且這唔字爲房中其他聲音埋葬了，二力就只見到得貴的口動。

「我想我們床後那面網應當早補好，」二力大聲說，且停了敲打。「若是明天你老人家捕得一匹牛；——就是豬也好——可以添點錢，買隻船；——不，我想我們最好是跳下水去得了一隻牛，以外還得一隻船，把牛賣去添補船上的傢伙，伯伯你掌梢，我攔頭，就是那麼划起來；——以後鎮天不是有魚吃？」

得貴把工作也稍稍慢住下來，「我跌到斤絲潭裏去誰來救援？」這是一句玩笑話。這老人，有名的水鬼，一個爺子能打過河去，怕水嗎？

二力知道是逗他，却說道：「伯伯你裝痴！你說我！我是
不怕的，明天可洒給你看。」

「伯伯這幾年老了，萬一吃多了酒一不小心？你能救你伯伯
嗎？」得貴說了就哈哈大笑，如同一個總爺模樣的偉大。其實
得貴有些地方當真比一個衙門把總是要來得更像高貴一點的；如那
在燈光下尙能返光的淺褐色禿頂，以及那個微向下溜的闊嘴唇，大
的肩膀，長長的腰，……然而得貴如今却是一個打草鞋度日的得
貴。也許是運氣吧。那老兵，在另一時曾用他的麻衣相法——
他是簡直一個「萬寶全」，看相以外還會治病剃頭以及種種技藝的
——說是得貴晚運是在水面上，這時節，運，或者就在恭候主人
的，是以待貴想起「晚運」不服老的興奮着搓繩，高興的神氣，二
力也已看出了。

「我想——」二力說，又不說。

這是二力成了癩的帶頭的，說話之先有「我想」二字，有時遇到不是想的事也免不了如此。這是年紀小一點的常有的事情。

「我想我們還應當有一面生絲網，不然到灘上去打夜魚，可不成。」

「我想，」這小猴又說，「我們還應有些大六齒魚才好。」

「還有許多哩，」得貴故意提出好讓二力一件一件數。

「我們要有四匹槳。四根篙。兩個長桿小撈兜。一個罩魚籠……得貴伯，你說船頭上是不是得安一個夜裏打魚燒柴火的鐵兜子？」

「自然是要的。」

「我想這真不少了，不然，那怎麼燒柴火。我想我們船上還

要一個新的篷，萬一得來的船是無篷的？我想我們船上還要——但願得來的船是傢具完全，一樣不必操心，只讓我們搬家去到上面住。」

「爲伯伯去打點酒來吧。一斤就有了。不要錢。你去說是賒帳到明天一起清。」

二力就站起來伸了一個大懶腰，用拳自己打自己的腿。走到得貴那邊去，把盤在地下的粗草繩玩笑似的盤自己的身。

「這麼粗，吊一隻大五艙船也夠了。我想水牯也會吊得住。小的房子也會吊得住。」

「好姪子，就去吧，不然夜深別人舖子關門了。你可以到那裏去自己賒點別的東西吃。就去吧。」

二力伸手去取那葫蘆，又捧葫蘆搖，繼遞與得貴，「請喝乾了

吧，剩得有，回頭到他那去灌酒又要少一點，那老苗婆——我想她只會要這些小便宜。」

得貴舉葫蘆朝天，嘴吧逗在葫蘆嘴，像親嘴一個樣。咽弄囁弄兩大口，才咽下，末了用舌子捲口角的殘瀝，葫蘆便爲二力攪過來，二力開門就走了。

「有星子咧，伯伯！」二力在門外留話。以後就聽到巷口的狗叫，得貴猜得出是二力故意去用葫蘆撩那狗，不然狗同到二力相熟，吠是不會的。

繩子更長了，盤在地下像條菜花蛇。得貴仍然不休息，喝了兩口「水老官」，力氣又強了。

得貴期望若是船，要得就得一隻較大一點的，這里能住三個人就更好——這正派人還想爲二力找一老婆呢。

打了八年草鞋的得貴，安安分分做着人，自從由鄉下搬進城整整是八年，這八年中得了沙灣人正派的尊敬，姪兒看看也大了，自己看看是老了，天若是當真能為正派人安排了幸福，直到老來才走運，這時已是應當接受這晚運的時節了。

※

※

※

不久又聽到巷口狗亂吠，二力轉家了，搖得葫蘆噝噝響。未進門以前，還唱着，哼軍歌。又用口學拉大胡，旬的把門撞開却不做聲了，房子裏黃色燈光耀得他眼睛發花。

「伯，聽人說沿河水消一點了。」

得貴聽到只稍稍停轉手中木輪子。

「我想這不怕，這裏天空有星子，西邊天是黑得同塊漆，總兵營一帶總是在落吧。」

在得貴捧着葫蘆喝酒時，二力也從身上取出油豆腐干來咀嚼。

「怎不給我一點兒下酒？」

「我想，你閉着眼吧。」

得貴把眼閉時張開口，就有一坨東西塞進嘴裏去。

*

*

*

*

二力把繩子試量，到三丈長了，得貴還不卽住手。

繩子至少要五丈，才夠分布的。這時得貴想，漁船大，水又大，且還有船以外的母牛，非十二丈不成功（至少是十丈），此時的成績，三分之一而已。

二力把一隻草鞋拋來拋去也厭了，又來替得貴取草。仍然倦，就埋身子在另一草堆裏做那駕漁船做當攔頭工的夢去了。

聽到碉堡上更鼓打四下，何處有雞在叫了，得貴的手還在轉輪

木把子上用勁轉。輪子此時聲音已不如先前，像是在呻吟，在嘆氣，說是罷罷罷，算了罷，轉算罷，……

※

※

※

※

爲了老兵的夢沙灣的窮人全睜眼做了一個歡樂的好夢，但是天知道，這河水在一夜中的消退！老兵爲夢所誑——他却又誑了沙灣許多人，河裏的水偏是那麼退得快，致使幾多人在第二天原地方扳轡也都辦不到，這真只有天知道！老兵簡直是同沙灣人開了一個大玩笑，得貴爲這玩笑幾乎累壞了。

從此那個正派人還是做着保留下來的打草鞋事業，待着另一回晚運來變更他的生活——二力自然沒有去做攔頭工，也不再想做。

至於關心的人想要知道那根九丈十丈長的粗草繩以後的去處，

可以到河邊楊柳橋去看，那挂在第四株老樹上做鞦韆，沙灣人小孩子爭着爬上去盪的，可不就是那個麼？

三月二十八寫成

獵野豬的故事

「我都從不曾見過一次狼呢，」小四說。

我同樣是從不曾見過的。但小四，這孩子，有一個乖脾氣，譬如賴到你身上時，他說不吃過酸月餅，你就得學一個月餅發酸或到什麼地方吃酸月餅的故事，他才會滿意。他說不見過什麼，你也說不見，那可不成。不見，總聽過的，就說聽的罷，也可以。一句話，小四賴到身上時，是要聽故事，但這故事又得他點題，不依他辦那下一次再來做客時就不理。

今天是四月五號，小四家丁香先公園的開放了，這來是看丁香兼吃小四的媽煨鴨粥的。粥吃了三碗。口還爲小四特別用筷子

檢出的鴨子肉弄得油糊糊的，不說故事，大致是不大容易出大門的吧。

但狼這東西，究竟是甚麼樣子？像狗，那一定。野狗我是見過的：尾巴大，拖到地上，一對眼睛碯碌碯碌；圓的發亮的，叫起來用鼻子貼到地面；像哭，地皮在那種嗚嗚的延續中也若在微微的搖動。不過我知道小四所要知道的，不是狼的形狀，狼的兇殘。（他說他沒有見過狼，其實萬牲園的野狗，是見過三次的）他是不見過會變女人的狼。這故事就得說一個獵人怎樣打獵，先是用槍打那爲狗趕逐出窩的狼，打不着，子彈火藥也完了；於是，自己下馬就去追，追來追去狼就捉住了；於是，用皮革條子縛了狼的脚，回家來，把狼丟到籠裏去；於是，就磨刀，預備把刀磨快好剝狼皮做褲子，但是，一會兒，狼就變成美貌女子了；於是，結果

獵人就得了一個妻。故事的内容要這樣，其中各樣又都不得苟且一點兒，譬如嗾狗，獵人得先打哨子，那得噓幾聲；放槍以前應安置彈藥，你也得把小四爹爹的手杖拿來舉個例。這差事真要選人當。

娘是順到小四的，也像歡喜聽。

近來的我，遇到說一件真真實實的故事，也形容不來，這一來，可真受苦了。

但不說又不成。

「小四，我因你勸我的鴨子肉勸得太多，肚子脹，故事也給脹忘了，明天說吧。」我就想得一個特殊的恩典。

「那不成。」

「那成的。我明天說兩個都容易，今天半個也不有。」

「你有，」他還加分量說，「你是扯謊沒有的。」

「我不有。四叔是不扯謊的。」

「娘，要吳媽關到門，不准四叔出去。」

關門，是做得到的，我到這來本來已就不知被關過幾多回數了。小四的方法，簡直是綁票。

「小四，你四叔要有事，莫又綁四叔的票吧。」小四的媽看不過意爲我解圍說話了。

仍然要說一個。媽有許多事，是除了屈服於孩子的堅決主張外沒有辦法的。看小四臉色不高興，娘就接着說：

「好，那四叔就隨便說一個故事吧。」

「隨便可不成，不好是要第二個的。」

這故事只好開始了。

「小四，我聽到過狠的叫聲咧。像大人掩着鼻子時的哭聲。形像呢，比南方的狗大，比北方的狗小。兩隻耳朵豎起。鑲在一副又瘦又多毛的臉嘴上的，是兩粒嚇人的又亮又大的眼睛。那東西，聰明得像車夫杜福，頑皮得像——

「四叔是在罵我！我不依你！」

我臉上，就被一個小手掌輕輕的批了一下。

故事算是結束了。

故事還得另外起個頭，要走是不能。

二嫂看到我的爲難處，對我笑。

「娘，你應當促四叔趕快講！」

「小四，讓你四叔一次罷。」

這孩子，真是值得七祖公公來誇獎，說是「將來還有出息的，凡事固執自己的主張，要求一件事情總非做不可。」

「小四，明天我來說兩個又加送你一個小拿破崙像成不成？」

「我不要你的東西。」

「那故事也就不要了！」

「故事要一個。」

爲恐我逃去，這孩子，就更其聰明的臥在我懷裏，用手攬着我的頸子不放鬆。

宋媽站在房門口，是遵小四的命令，吳媽在那桶子邊挽起袖子笑，得意到少爺又窘着了一個人。張媽從外面進來，也爲小四喊着不准走，斜斜的蹲在一個貓兒身邊逗貓兒。

「你們誰幫我個忙，說一個狼的故事給四少爺聽聽罷。」

吳媽還是笑。張媽說四少爺最恨她說故事，總離不了狀元。

「狀元不好麼，小四？」我說。

「不，我不要她說。」

「宋媽鄉下人，試說一個罷。」

「我只有一個殺野豬的故事，」宋媽說。

這使小四出於意外的一驚。野豬不是比狼更其動人麼？小

四知道野豬力量更大，且豬八戒不就是一个野豬麼？「如此

說來頂好，」正用得着這樣一句話。

於是宋媽說這故事給大家聽。（下面的話是她的，我記下，

因這一記把宋媽神氣却失了。）

打野豬的分出好幾種。只有用矛子的那類人打獵時頂動人。野豬本事是怎麼，你們知道得清楚麼？這是應當知道的。

野豬身上是全是一些筋和肉，沒有油。肉適宜於醃，薰；醃好的肉，薰好的肉，拿來和辣子炒了吃，不論是切片切絲都下飯。這不是打野豬故事的正文，但我要說明白，我們才知道爲甚麼大家都愛打野豬。

有一年，這有多久了？我不大記得清白了。我只能記到我是住在貴州花橋小寨上，辮子還是蜻蜓兒，我打過野豬。我同到天叔叔兩人，隨到大隊獵人去土墳子趕野豬，土墳子，這地方大概是野豬的窩，橫順不到三里寬，一些小坡坡，一些小澗塘，一些矮樹木，這個地方我就不知究竟藏得野豬有多少。每次去打你總得，不落空。

大家吃了晚飯去，又帶了一些燒好的大紅薯。一幫人馬總有二十多個人。又帶了四匹狗。土墳子離我們寨裏是五里，其實不過只三里，到後就分開，各人走各人的路，我是同到天叔叔隨到大個子身體的四伯走到岡上去。上到土岡上，於是就在先前打好的棚子住下來，時間是八月，天氣還很熱，三個人還只一床被，用麥稈子做墊褥，我，同天叔叔，因為吃飯多了點，一到不久就睡去，四伯同他的狗抽身就到外面去合圍去了。

不知道是睡了好久。

我醒了，搖天叔叔，他也醒了。把膏梁幹的門打開，看天上全是星子。一個月亮還才從遠山坡後升起來。蟲聲像落雨一樣，這里那里全是。棚子附近就不知道有多少草蚱蜢，咋咋咋咋不得了。油蠅蠅是居然不客氣進到我們墊褥上來了。月光照

到我們的臉，我想起四伯。老遠又聽到一些人打哨子的聲音。

「天叔叔，我們出去看看罷。」

我們於是站在月光下頭了。影子拖在地上是好長。一些亮光蟲繞着我們的身子打轉身。

「妹，有人在打哨子咧。」

我們聽那哨子，忽遠忽近。岡下頭，有兩個地方都燒有一堆火，這大約是我們伴當吧。四伯是必定到那一堆火前找酒喝去了，天叔叔就輕輕打哨子，招我們的狗。

不聽到狗聲，只有小小的風，吹岡下樹葉子作響。

默了好一會。

天叔叔進到棚裏去，找燒礮，到處都不見，才知道忘記放在別

人籬筐裏去了。有一點餓，是真的。四伯又不來。還不知道時候是甚麼時候，離天亮有多久。儘默着也不是事。這一來原是就爲看看他們打野豬，萬一他們這時正在打，我們在此默着幹嗎？

天叔叔就主張我們跑到那岡下去看看，若四伯不在，也可以到那里一會兒，討幾個紅薯又返身。

岡下到燒火處不過一里路遠近。我是主張喊天叔叔又恐怕這時他們正在合圍了，驚走了他們的豬，挨四伯的罵。

「我們下去就即刻轉來，不要緊的。」

野豬聽說兇，我知道。但天叔叔同我的意思都以爲下岡不到一里路，是無妨。且這時大概還不到合圍，四伯原是答應我們在打時可以看看的。這時既還不會打，野豬不帶傷，又不必怕牠。

因此下岡便即決定了。

棚子內還剩得有標槍，這標槍刃子比我手掌還要寬，極其鋒快的，天叔叔學到一個打獵人樣子，自己揀了一根短點的，爲我揀了一根小刃的，各人都把來扛到肩膀上，離開了棚子，取小路下岡。

鬼，我們是不知道人應怕牠的。虎豹這地方不會有。豺狼則間或有人見到過，據說也不敢咬小孩子。我們又聽說野豬在帶劍以前從不會傷人。就一無所懼的向燒火處走去。

我在天叔叔身後走，爲得是他可以爲我逐去那討人嫌的無毒蛇。

小風涼涼的吹到人身上很受用。月亮已升起照到頭上了，星上少了點。

到了火堆邊不見一個人。那里也有個棚子，棚子裏只有一大

筐子梭子薯，生的熟的混在一塊兒，還有三個葫蘆水。天叔叔又吹哨子不見別處有接應。我們知道必是他們禁止野豬從這路過身，所以在此燒着一堆火，人却走到別處去。

圍大概是已經在合了。

「不轉去又恐四伯回頭找我們，轉去又恐怕撞到帶傷的野豬。」我是主張提高嗓子喊四伯幾聲看看的。

「做不得，四哥以你被豹子咬才會喊的。萬一你一喊嚇走了野豬，別人又會說四哥不該帶我們來了。」

天叔叔想出一法子，是我留在此地，讓他一個人轉棚子。這難道算得好計策？要我一個人在此我可不能夠，我願意冒一點險就着心跑轉去。有兩個人都扛着根矛子，我倒膽子壯一點！

回去是我打先，我把當路的花蛇同驟然從身後攆來的野豬娘打

跑，對付前面倒容易多多了。

在棚子內一面喝水吃紅薯，把我們從岡下取來的吃得兩人肚子到發脹方才止。吃薯剝皮本來只是城裏人的事，不過因為貪多取來的薯三個我還吃不完，兩人便只揀那好的中心吃，薯的皮，和到薯的邊，天叔叔爲把丟到棚外去。

若是我們初醒還只二更天，等到我們把薯吃了時，大約也是快到三更盡了。四伯不來真有點嘔人。特意帶我們來又騙了我們自願去打圍，我們真不如就到家睡一覺，明天早上左右跑到保董院子裏去就可以見到那死豬！或者，這時四伯他們正在那茶樹林子岔路旁站着，等候那野豬一來，就飛起那有手掌寬的刃的短矛子刺進野豬肋巴間，野豬不揚不眯的飛樣跑過去，第二個岔口上別一個人就又是一矛子……說不定野豬已是睡倒在那茶林裏，四伯等正放

狗四處找尋吧。

遠遠的是聽到有狗在叫，不過又像是在本寨上的狗。

天叔叔是顯然吃多了紅薯，眼睛閉起，又在睡了。

我也只有閉起眼，聽棚外的草蚱蜢振翅勝。

像在模糊要醒不要醒的當兒，我聽到一樣響聲，這響聲反反復復在耳朵裏作怪，我就醒了。我身子豎起來。

爲這奇怪聲氣鬧醒後，我就細細的去聽。又不像長腿蚱蜢，又不像蝸蚬。是四伯轉來了麼？不是的。倒有點像我們那隻狗。可是狗出氣不會這樣濁。是——？

我一想起，我心就跳了。這是一匹小野豬！我絕不會錯，這真是一匹小野豬！牠還在喧喧噹噹的叫！不止一，大約是三位，或者四位，就在我的棚子外邊嚼那紅薯皮。又忽然發小頭互

相哄鬧。

我不知我這時應當怎麼辦。一喊，準定就逃走。看看天叔是還不會醒，想搖他，又怕他才醒，嚷一聲，就糟糕了。我出氣也弄得很小很小的。我還是下蠻忍到我出聲。不過這樣堅持下去也不會有好花樣出來，可是想不出好方法，我就大膽小心將我們的門略推。

聲音是真小。但這些小東小西特別的靈巧，就已得了信，拖起尾巴飛跑下岡子去了。

我真悔得要死。我想把我自己嘴唇重重打幾下，爲得是我恨我自己放氣沉了點。其實有罪只是手的罪，不去推棚門，縱想不出妙法子，總可再聽一會兒咀嚼。

哈，我的天！不要抱怨，也不要說手壞，這傢伙，捨不得瞞

皮，又來了。

先是一匹，輕腳輕手的走到棚邊嗅了一會兒，像是知道這裏是有生人氣，又跑去，但馬上一羣就來了。不久就恢復了剛才那熱鬧。

我從各處的小蹄子脚步聲，斷定這小東西是四位。雖然明明白白棚裏是有好幾把矛子，因為記得四伯說小野豬走路快得很，幾多狗還追不上，待我扯開門去用矛子刺牠，不是早跑掉了麼？我不敢追。那些小東小西大概總還料不到棚內是有人正在打牠們的主意的，還是走來走去繞到棚子打圈子。

我就耽心這些膽子很大的小豬會有一位不知足的要鑽進棚來同我算賬的。替牠們想是把棚外薯皮吃完轉到牠媽處是合算的事，多留一刻就多危險。

哈，我的天！一個淡紅的小嘴唇居然大大方方的從隙處進來了，總是鼻子太能幹，嗅到棚內的紅薯，那生客出我意料以外的用力一下還衝進一個小小腦袋來。沒有思索的空處，我就做了一件事。我不知道是我的聰明還是傻，兩手一下就箍到牠頸項。同時我大聲一喊。這小東西猛的用力向後一縮退，我手就連同退出了棚外。幾幾乎是快要逃脫了。天呀，真急人！天叔叔醒了，那一羣小豬竄下岡去了，我跪着在棚內，兩隻手用死力往內拉，一隻手略鬆，不過是命裏這豬應在我手裏，我因牠一縮我倒把到一隻小腿膊，即時這隻腿膊且爲我拉進棚內了。

「哎喲，天叔叔，快出外去用矛子刺牠，我捉着了！」

他像還在做夢的樣子，一出去就捉到那小豬兩後腿，提起來用大力把豬腿兩邊分。

「這樣子是要逃掉的，讓我來刺牠！」

豬的叫聲同我的喊聲一樣尖銳的應山，各處都會聽見的。

不消說，我們是打了勝仗，這豬再不能夠叫喊了。一矛兩矛的刺奪，血在天叔叔手上沿着流，他把牠丟到地上去，像一個打破了的球動都不動。

大家聽到這故事，中間一個人都不敢插啄。直到野豬打死丟到地上後，小四才大大的放了一口氣。

宋媽的嘴角全是白沫子。手也捏得緊緊的。像還扯到那野豬腿子一個樣。這老太是從這故事上又年青三四十歲了。

「以後，你猜他們怎麼？」宋媽還反問一句。
大家全不聲。

「以後四伯轉身時，他說是聽到有小豬同人的喊叫，待看到我們的小豬，笑得口都合不攏。事情更有趣的是單單那一天他們一匹野豬打不得，真值得天叔叔以後到處去誇張！」

小四是聽得滿意到十分，只是抱着我的頸子搖。

二嫂見宋媽那摟手忘形的樣子，笑着說：

「宋媽，看不出你那雙手還捉過野豬，我還以為你只有洗衣是拿手。」

「唔，太太，到北方來，我這手洗衣也不成，倒只有捏餛飩子了。」

大家都笑個不止。

小四家的櫻花開時，我已不敢去，只怕宋媽再無好故事，輪到我頭上，就難了。

一九二七年九月初版

實價五角

著 者 沈 從 文

發 行 者 新 月 書 店

上海法界華龍路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